

豺狼的盛宴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毕笑译
赵一凡 校译

LE REGAL DES CHACALS

FRANÇOISE SAGAN

Sagan

豺狼的盛宴

〔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著 毕笑译 赵一凡 校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LE REGAL DES CHACALS

FRANÇOISE SAGAN

Sag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豺狼的盛宴/(法)萨冈著;毕笑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321-4787-8

I. ①豺… II. ①萨…②毕… III. ①散文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344 号

LE REGAL DES CHACALS

DE TRES BONS LIVRES

AU CINEMA

LA PETITE ROBE NOIRE

Copyright: ©2008 Editions de L'Hern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e littéraire Pierre Astier & Associés, in cooperation with Garance SUN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364 号

出品人: 陈征

丛书策划: 杨全强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丁威静

豺狼的盛宴

[法]萨冈著

毕笑译 赵一凡校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09,000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787-8/I·3741 定价: 2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豺狼的盛宴 1

一些好书 73

在电影院里 133

黑色小礼服 197

豺狼的盛宴

少女与伟大

我没想到人们对于某些话题普遍的冷漠会有限度——尤其就我自己而言。我也没觉得一篇文章就能够颠覆这种由于无能为力而产生的可疑的舒适感,能够从类似签下第一千封联名请愿书时令人震惊的厌倦中把我警醒。只不过,有人带着证据来找我,告诉我贾米拉·布巴夏^①的故事。令人无法接受的故事。同样无法接受的是明天,6月17日,故事以这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或者说这个曾经的二十二岁的姑娘,在阿尔及尔被判处死刑而告终。

^① 贾米拉·布巴夏(1938—),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被法国殖民军警逮捕,羁押期间遭受非人折磨,并被以文中所述罪名起诉受审。其律师在就其遭遇向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及文化部长、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申诉无果后,转向西蒙娜·德·波伏娃等文化名人寻求支持。1960年6月2日,波伏娃在《世界报》发表文章,详细叙述了布巴夏的遭遇,引起社会舆论巨大反响,同月成立了有阿拉贡、萨特等诸多知名人士加入的“布巴夏后援委员会”。萨冈本文即为控诉法国军警发指罪行、声援布巴夏而作。该案后被调至法国卡昂法院审理。虽然当庭指认了参与其刑讯的打手,但布巴夏仍被判处死刑。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署停火协定,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布巴夏始获赦免。

今年^①2月10日,贾米拉·布巴夏在阿尔及尔的市郊被机动卫队逮捕。3月15日被合法监禁。这两个日期间隔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她待在比阿尔的“排查”中心,阿莱格^②和莫里斯·奥丹^③曾被关押在那里。

在饱受摧残,被用瓶子施以桩刑之后,她“承认”在一家咖啡馆放置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被及时拆除),这便是周五将要控诉她的罪名。不幸的是,电极和浴缸刺激出的想象力,令她同时“供认了”其他十桩子虚乌有的恐怖袭击。在此期间,她得到的安慰是在赤身裸体、鲜血淋漓的境况下和七十岁的父亲对质,老人的境遇不比她好多少。

这是一起有目击证人的事件。贾米拉·布巴夏的女律师以非法囚禁和虐待罪提起了诉讼,这些证人届时会出庭作证。当地的几位医生检查出女孩子身上的伤痕是拷打所致,但不敢说明缘由。如果从法国请一些公正的妇科专家来做检查,他们会告诉我们,将瓶子钉入一个还是处女的姑娘身体会带来什么后果。唯一的风险是他们来得太晚。托复杂而深奥的法律之福,贾米拉·布巴夏可能因为她的招供而被处死。而这些供词,三个月之后人们

① 1960年,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期间,F.萨冈为遭受非人折磨的D.布巴夏辩护,反对法国军队滥用刑罚。

② 亨利·阿莱格(1921—),原名哈利·萨勒姆,法籍阿尔及利亚记者,法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产主义倾向的《阿尔及尔共和报》主编,1957年6月12日在莫里斯·奥丹家中的隐蔽所被捕。

③ 莫里斯·奥丹(1932—1957),阿尔及尔大学法籍数学助教,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党员,因参与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1957年6月11日被法国殖民部队从住所逮捕后失踪,据信被严刑拷打致死。官方至今未公布事件真相。

会发现,这些供词是严刑逼供的成果,不能作数。

故事就是这样。我相信是真的。虽然我努力怀疑过,但仍然不得不信。我谈起这件事是因为感到羞愧,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聪明人,那个宏图远大且大权在握的人,会对此事仍然无动于衷。

不要告诉我他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糟践贾米拉的那个小小的军曹,面对姑娘父亲“戴高乐严禁刑讯”的抗议,扬言“去他的戴高乐”(我算文雅的)。好吧,至少,他们没有打着他的旗号干坏事。

要维持法兰西的伟大形象,我们还有汤加维尔桥^①。它是绿草如茵的诺曼底的骄傲,我所居住的诺曼底,柔情的法兰西,富饶的诺曼底。只不过这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强求一个说法,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质疑。1944年,有人问安德烈·马尔罗^②:“您如何定义我们这个时代?”他回答:“谎言的时代。”这应该不是真的。我无法想象辉煌的强国号角能够掩盖一个年轻姑娘凄惨的呼号。

① 1959年7月2日新落成的汤加维尔桥是当时欧洲主跨最大的悬索桥

②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著名作家、文化人,曾任戴高乐时代法国文化部长。

顺序错乱的四个数

3月12日也许将迎来左派的胜利。几周以来,上千份民意调查试图将希望变成威胁,将侥幸变成定数,将政府的正常更替变成全民自杀。

从1789到1978^①,改变的不仅仅是这四个数字的顺序,还有它们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初尝自由的时候不会想到,两个世纪之后,他们的遗产继承人必须在驾车的时候把自己捆起来,在遭遇不幸之前为自己的不幸结账,在邮局门口丢掉香烟,必须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可是,正是在1789年,法国人突然想起他们不需要国王来统治,只要几个为他们服务的管家就可以了,这些热忱的公民将负责医疗、执法、教育、邮政、交通等各项事务,并因此取得报酬。多么骄傲的想法!多么豪迈的想法!

不幸的是,两个世纪之后,法国人发现自己的财富被那些称为部长的嚣张雇员掠夺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这些人不仅从不汇报他们的管理状况,而且企图用各种条条框框来约束每个人唯

^① 1978年3月12日与19日,法国进行议会选举两轮投票。萨冈本文作于此时。

一的、不可替代的生活。我们的先辈同样无法想象,这些几十年来都出自同一家族的部长雇员竟会狂妄到认为他们的差使是世袭的,竟会势利到露出恶管家才有的嘴脸,只为住在贵宾房而不是阁楼或地下室的人服务。这些巴结的公仆忘记了,他们的薪俸中,最贫穷的人和最富有的人出的份额是相同的;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是服务人民而不是支配人民,国家是全体法国人,而不是他们。

当然,或许大总管德斯坦^①最初对于自己的职责并非没有更崇高的想法,但是每次他的厨娘们都吵吵嚷嚷,盖过了他的风头,让人们不敢再对他抱什么期望。虽然遗憾,但不得不说:由于隔三差五总是破产——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不得不养着这些骄纵惯了的雇员;由于扯着嗓子喊“救命”、“来人”却没人搭理,法国老百姓已经怒不可遏了。他们的愤怒更在于,当他们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缰绳时——我重申一下: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当他们想知道别人凭什么、并且如何以他们的名义发动战争、伸张正义、施舍赈济时,却被一些小玩意儿打发:冰箱、汽车、房子等等。他们的抗议换来如下回应:他们“以前”享受不到这些,用这些浅薄的玩意取代对自己生命的责任非常合算。然而,须知这种责任正是人生之所以高贵、之所以兴味无穷的根源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愤怒的法国人挺身而出,他们怀着服务大

^①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926—),法国政治家,政治路线中间偏右,时任法国总统(1974—1981)。

众的真诚理想,人称“左派”——也许是因为就在眼下,有人用右手又签署了十份没有征求过法国人意见的政令。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将票投给左派。

随他们去吧,那些惊慌失措的管家,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叫嚣,要我们当心他们那些靠山的报复。随他们去吧,那些屈从、懦弱的人,那些悲观失望的人,他们告诫我们,与其同样被掠夺被羞辱,也许新来的更糟糕,还不如得过且过。这是什么逻辑,好像我们已经是一个衰老的民族,好像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国家,对最糟糕情况的恐惧足以抵消对最美好结果的希冀。

辩手

我就不绕弯子了：对于旨在提高公众对某一话题关注度的大型电视辩论，我其实不怎么关心议题，它们意义有限；辩手的个性和他们在辩论中扮演的角色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况下，发言者都是我们首都头脑最杰出、消息最灵通、最不惮于当众陈词的人。对于世间百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和大多数人的区别在于能将这种看法表达出来。他们经常出席电视辩论，互相诘难或互相支持，风趣的对话和充满激情的唇枪舌剑——妙在时常上演——为法国人带来了无穷欢乐。

各人自有各人福，照例唯一固定的角色是主持人，他必须具备所有优秀素质，甚至还要稍有缺点：权威、礼貌、冷静、博学、庄重、戏谑、有分寸、有活力、虚伪、谨慎等等，等等。有些主持人具备上述一切特点，不过未必都表现在同一场辩论中。

排在“主持人”之后的是“受害者”。他对于在辩论中加入少许“人情味”和“猛料”至关重要，这个角色具有相当的辨识度：如果辩论的题目和税收相关，那必定是一个衣衫褴褛、精神高度亢奋的疯子；如果讨论偷情，那一定是一个有过三次不幸的婚姻、身形佝偻的男人；如果事关冤假错案，那这人一定还处于命运不

公带来的阴影中,生活颠三倒四。

主持人首先以受害者的故事为例,介绍今晚讨论主题的一种现实可能。他在讲述时未必顾及后者的感受。惨痛的回顾结束后,有人把话筒递给受害者。即使他没有为自己坎坷的命运痛哭流涕,即使他还能清楚地陈述,大家听到的也只是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所有人都侧着身子看着他,没人打岔,妇女们最先动容。被这充满同情的宁静鼓舞,通常受害人会开始讲述细节,不免啰嗦起来。感动了一把之后,他就讨人嫌了。有人从他手里将话筒收回,很可能整晚都不会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顶多在节目结束、切入其他节目预告片时会模糊地提到他的名字。

第三或第四号人物是没脸没皮的“煽动者”。一出场,他就注定是今晚的刺儿头。他瞧不起所有人。“真可耻!……”“这个节目太丢人了!……”“嘉宾有什么资格高谈阔论,要么一窍不通要么言不及义;受害者真可笑,主持人被买通了吧……”等等,等等。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断所有人讲话,自己却喋喋不休。最后,他宣称如果早知道这节目如此无聊,如此无谓,他就不会来,他就去别的地方,现在浪费了他一整个晚上。他这话自然激化了大家按捺已久的不满,恨不得把他群殴一顿。

第四号人物:“老好人”。他梦想将一切安排妥当,消除所有的敌意,因此惹怒了主持人,因为这个节目的目的恰巧不是这样。“人和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差别。”老好人说,“大家都讲道理,都是法国人,都是深思熟虑的爱国者,没什么可吵来吵去的。”(实际上他还可以补充说,其实,也没有必要组织这个节目。)感谢上帝,他很快就消失了,主持人将他从发言列表里彻底划去。

通常换上的是公众代表。此人在举手要求发言之前等了大

半个小时,他现在想——他这样说——代表电视观众,代表所有怀揣着希望观看这个节目、观看当下这个严肃话题讨论的普通人来说几句。如果在1789年大革命那会儿,他可能就是大革命公安委员会的代表;而现在,他看起来像整个法国的代表。“电视观众会怎么想?”他沉痛地表示,“好一场装模作样的讨论!这样的口水仗有意义吗?……搞出这种骗人的把戏,还能指望电视观众把我们的领导人或精英当回事吗?难道你们忘了,有两百万人,两百万普通人正待在电视机前面吗?他们在那里守着这个频道,是为了看这样的节目吗?”嘉宾和主持人被这个家伙气疯了,他们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两百万人正看着他们,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这一点,而且心心念念琢磨的都是这个。有人从公众代表手中抢走了话筒,但无法阻止他整个晚上以法国人民、以不幸的观众等名义扯着嗓子高喊自己很痛心。

之后出现的是党代表。他径直从支部赶来,是唯一一个穿着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的家伙。他用单调的语气机械重复着几个世纪来人们已经熟知的那套陈词滥调,关于劳动者、总工会、受剥削人民和资本主义的丑恶。大家任由他说,因为都知道没办法让他闭嘴,而且都对他的发言时间心里有数:一刻钟。不时会有捣乱者在某个角落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拿出来,真丢人!老掉牙啦!”不过通常大家挺能容忍他。

除非另一个人,比如说,某位杜邦或杜布瓦^①,突然站起来对这位人民代表喊话:“这个人,他知不知道我杜邦或杜布瓦家的老辈曾在捷克被抄家流放?亲祖父被他们强暴?”

^① 杜邦,杜布瓦,以及下文勒诺瓦、勒梅尔希尔均是用以泛指法国常见姓氏。

“姓杜布瓦的怎么可能是捷克人？”党代表拙劣地反击。这下子，他犯了大错。“呜——！呜——！种族分子！无耻！”观众起哄道，“呜——！呜——！法西斯！”等等。

“也许您没有祖母？”杜邦或杜布瓦傲慢地反问。

嘘声四起，党代表满脸通红重新坐下，杜邦或杜布瓦全面胜利。

除非某个勒诺瓦或勒梅尔希尔从另一头站起来，这会儿轮到他质问杜邦或杜布瓦。他神情悲伤，但镇定而公允：“当然他理解并尊重杜邦或杜布瓦的心情和悲痛，并借此机会向杜邦或杜布瓦祖父母的在天之灵致哀。只不过，杜邦或杜布瓦也应当知道，他，勒诺瓦或勒梅尔希尔，同样经历了这一切，整个家族被劫掠被流放，亲祖父也被强暴，只不过他们家的仇人是委内瑞拉的法西斯！对此，杜邦或杜布瓦有何话讲？”两个人虎视眈眈、互不买账，既是敌人，但也同是残酷罪行受害者的孙子，简言之，一对难兄难弟。

此时，主持人必须哀悼一下这两个遭遇相同的家族的受害者。他随即话锋一转对人类的残忍表示遗憾，从而把这场辩论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以至于大家忘了两家后代之间的纷争。最终，所有人怀着相同的忧伤和感动，在主持人抛出的新话题上达成了一致。

为了重新炒热气氛，主持人将发言权交给“乡巴佬”。“乡巴佬”是个温和的人，充满田园气息，穿着粗呢和生羊毛织的衣服。虽然一直说他属于田野和树林，——据说他住在阿基坦^①最偏远

① 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区。

的地方,熟知大自然的所有规律,季节的各种变化和所有农作物,总之,所有和外省、田野相关的一切,——然而这个“乡巴佬”总是出现在所有频道所有或多或少涉及这些内容的节目中,无论讨论的是文学、生态学、道德还是社会新闻。据说,最精确、最善意的计算表明,这种乡村生活,加上他在城市里的这些活动,使他除了上下火车或飞机,再也没有其他空余时间。不过无论他的行程多么紧凑,他那温和平静的态度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损伤。他在那里,坐在所有这些巴黎人中间,通常口袋里有一个栗子,他会挥着干农活时用的大折刀剥开栗子,完全不在乎可能伤着自己或邻座的人。口袋里还有一个不抽的烟斗,他不时掏出来咬在嘴里,然后叹口气,垂下眼睛,再把烟斗重新放回口袋。他常常用手背蹭蹭髭须,神情疲惫,因为坐在这里有什么事可做呢?在乡下,他身旁准会有只狗,会把脑袋搁在他的膝盖上;他可以随时拿起一卷蒙田的《随笔》翻翻,把护膝搭在旺旺的火炉旁烘得暖暖地。因此,当主持人向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反应笨拙得可爱,他甚至花了点时间才给出回答。他先是抬起惊讶的双眼,指指自己,一脸意外:竟然询问他的意见,他,这只田野里的老鼠?一点不错,千真万确,城里的老鼠在向他提问。“哦,哦,好吧,我……”通常犹豫了半晌之后,他嘟囔着开场。这让其他辩手很恼火,大家都知道时间有限,他这样嘟嘟囔囔会妨碍别人阐述自己的高见。“哦,好,我呢,你们知道,在乡下,在我们盖朗莱乡,没有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那块有一个农民,每个月全指着两百法郎过活。他是‘小姐姐’的儿子(‘小姐姐’活着的时候给他留了两公顷黑麦田),就靠这两公顷黑麦田为生。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黑麦的价钱,先生们,”乡巴佬说,脸上带着